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陳裕昆

大學衍義卷三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

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竝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牝鹿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

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艸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為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

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

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彄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用謂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

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為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于轉附朝

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琅邪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令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慝慝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曰（太師樂官）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廸

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李林甫之于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乗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

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葢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 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 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 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謂馬銜橛車鉤心也馬銜或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累積

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

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上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羆熊

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

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

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

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

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

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于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𢤱兮𢤱古怛字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

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

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橜之間哉銜馬銜也橜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

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懍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為

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為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戒逸欲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

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逺侈則心大而為謀

者跡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册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

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哉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廄築一臺必書之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于篇它不悉録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

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

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

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溪靈王

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二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

後世謂秦之子孫

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宫閒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

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

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
號稱千門萬户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玳瑁
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

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𩍐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衍亦戰反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罪于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

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縁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産也

暴而殄之則獲罪于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況于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為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軸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下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發卒修洛陽宫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宫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

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别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工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即為之罷役

賜玄素絹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為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諱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

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二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

臣汪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予上遽引咎罷之

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于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　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

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為欲矣蓋意之所
向不知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神宗皇帝
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顥之言真格心之要
惟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三十四

大學衍義卷三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于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于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而四方見之身

之有言行猶户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宫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

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脩身之至要柔者欲其

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為嘉也白圭至寶茍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為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茍矣欲其不茍且也言出于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于往此武公所以嚴于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為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

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寛仁恭儉之德為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于制詔者燦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夷夏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

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為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紏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

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于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于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葢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于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

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茍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茍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

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累世之患或推輪於跬音犬蘂反半步也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正威儀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葢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于威儀容貌顔色辭色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邇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微之察也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内心之表也内心正則威儀之形于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

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爲告語之嚴密

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止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謂鮮不爲則九章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

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容而又容也觀威儀之嚴容則可知其德之嚴容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宫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于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矣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先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

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宫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楚公子圍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

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

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内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音蜃祭肉於社不敬肅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葢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音癡廉反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為人

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强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

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暴慢謂容貌之麤暴慢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俗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

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為動靜周旋

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静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

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大學衍義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黄廷綬

大學衍義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鴡鳩摯而有别之禽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間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亦

善也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臥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静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别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葢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

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
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
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
葢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
成内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
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真王者之
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静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

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

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

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

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

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

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

為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

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

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

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

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宫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補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宫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宫長秋后宫名也帝

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徳冠後宫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宫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縁帝嘗幸苑囿離宫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

以家私干欲寵敬曰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

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

嘗侍顯宗疾

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

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

親後宫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

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

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

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

而已冀以黙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

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塋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芥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逮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氏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已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獄之寃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問學喜讀書之故

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𠍴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

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懐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閒曰妾託體紫宫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事見後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顔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宫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徳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宫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宫司諌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

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簡抑外

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簡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

嘆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衣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

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悦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帝之姊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説旣飲謳者進帝

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宫後有身尊寵名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宫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名入宫大幸有女弟復名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宫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倢伃父為

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倢伃為皇

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絶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為
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
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為方來之
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
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
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后欲使生子
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

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謯音詛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

而驕恣怙寵秪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

立太子母爲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内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

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舋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為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為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

侍講范祖禹言於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
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
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令陛下宜先知者有四
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
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
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

所以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

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
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
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
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
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
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
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

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葢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

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
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
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
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
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
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
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
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

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工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髙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

鈎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葢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

禮益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悪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俗上流宮禁有涉于此者願陛下一切屛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
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
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
朝先是荼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
以為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
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
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
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

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

誠惟中宫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
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范
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為法云

大學衍義卷三十六

大學衍義卷三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庶

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闢啓也）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于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力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

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葢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葢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葢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夜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

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狥已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覩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

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斯言得之矣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平聲

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貞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宫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重妃匹

明嫡媵之辨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儗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為之首故敘于此

綠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

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黃乃為裏猶夫人見疎而微也至於綠反為衣而在上黃反為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為宗國而非為己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

其已曷維其亡盍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于兹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理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遹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重妃匹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襃姒而黜申后襃姒襃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音皮休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烓竈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憂貌視我邁邁不顧貌有鶖在梁鶖禿鶖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貌卑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為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為物視茅為美故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循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

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為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亨爨而用之以烘燎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鍾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

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與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王之棄后而親嬖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

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為先王之澤與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褒姒也）為梟為鴟（鴟鴞惡聲鳥也）婦有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婦人寺寺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他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實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内為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為梟鴟葢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葢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工文但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為言葢二者常相倚以

為姦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㓕之

㓕音血

歐陽修曰幽王雖亾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

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襃襃人有獄而以為入王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利也腊疾也）其殺也滋

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暴室暴練之地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

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蟻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

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九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黙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轝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

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上亦寵之顒房立三歳光薨後一歳立許后男為太子顒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名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顒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顒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

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
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旣不問匿侍
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
弑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為
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
可不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號
武媚及帝晏駕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

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

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譭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嶮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為皇后於是遂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

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詬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髪瀝血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旣奪

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徇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為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曩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大學衍義卷三十七